



陈丹青

非艺术访谈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艾未未

陈丹青
艾未未

访谈人 王宝菊

非艺术访谈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陈丹青 艾未未:非艺术访谈/陈丹青,艾未未,
王宝菊著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6
ISBN 978-7-02-005462-6

I. 陈… II. ①陈…②艾…③王… III. ①陈丹
青-访问记②艾未未-访问记 IV. K825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17491 号

责任编辑:马玉梅 装帧设计:康健
责任校对:刘光然 责任印制:王景林

陈丹青 艾未未:非艺术访谈

Chen Dan Qing Ai Wei Wei Fei Yi Shu Fang Tan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79 千字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 9.5 插页 2

200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20000

ISBN 978-7-02-005462-6

定价 17.00 元

责任编辑：马玉梅
装帧设计：康 健



陈丹青：非艺术访谈

关于社会 / 3

我讨厌一群人脸上那种集体势力的表情。这表情只有一句话：你是错的！我们是对的……

关于文化 / 27

中国人对明星的心态，复杂，阴暗。从古到今都是这样，对戏子的心态，暗中巴望人家出事儿，心理上满足。明星被人看死，烦死。阮玲玉、张国荣，死给你看……

关于人生 / 48

大概弄艺术的人敏感，他会处处看到存在的荒谬感……

关于两性 / 70

好多怨偶，很老很老了，一生一世深仇大恨，至死不渝，那倒是很高的境界：人性的境界……

关于城市 / 81

我实际上不怎么能离开城市生活，上海决定了我的“生理”。方便。方便害了所有人，巨大的圈套……

2003年 秋 — 2006年 春

团结湖

陈丹青·王宝菊

关于社会

每个时代都很丰富。每个时代都会自作多情，对别的时代，要么看不起，要么太看得起。人太自恋了，总觉得自己的时代太悲惨或太辉煌。哪个时代都一样，因为人的感受力都是一样的。人凭自己的可怜的感受力和大惊小怪来描述自己，只是我们这个时代更容易被描述，因为我们有媒体。

3

从前士绅有士绅的生活方式，农民有农民的生活方式，乱党有乱党的生活方式，非常具体，从穿着到谈吐到举止。现在生活方式失忆了，混乱了，大家的背景来路都是一样的。可是连无产阶级的生活方式都失传了，或者说，与时俱进了。

王：你认为我们目前生活在怎样的情境中？包括我们的自然生态和精神状态？

陈：就是一个后进国家在大转型、大转弯。一条巨大的老船，大转弯。因为转弯，船上的人看见了新角度，新景观，船下的水呢，大大小小的旋涡。

你见过轮船大转弯么？

自然生态？就是沙尘暴，就是旱灾水灾。总算在治理了，因为遭了报应。可是前段时间看报，两千多年功能健全的都江堰，上游处忽然又要盖水库。那都是“世界文化遗产”挂了号的，把管理官员急得发抖，竭力反对。到第二次开会，愣不让他们去：你跟我谈文化、谈历史？去他的文化，去他的历史！

精神状态？精神状态就是你要来问这些问题。

王：我们这个时代是太丰富了还是有所缺憾？缺什么？

陈：每个时代都很丰富。每个时代都会自作多情，对别的时代要么看不起，要么太看得起。

我们没机会活在七世纪或者公元前。研究传播学的人写道，我们通常是通过有文字的历史来揣测古人怎么生活。实际上在语言发明前，人类就用各种表情、声音、动作来沟通，非常吵闹的一个世界。

我们要是动态地看过去的世界，再来看现在，就不会太诧异。

“丰富”不是“多”，大画家的色彩异常丰富，可是调色板只有几种颜料。小提琴钢琴响起来，多丰富！只一个人在那里玩几根弦。

我不觉得现代多丰富，只是闹。现代交通、传播、武器，比任何时代发达，造成“丰富”的错觉。没有战争，缺了一大块。战争就是火嘛，原始森林过一阵会自己着火的。灾难有，但这个社会太规范了，一切可能发生的灾难很快就被制止。SARS要是搁到一百年内的任何时期，死多少万人。现在这么快就遏止了。

这是现代的好处，于是现代人寿命长。全世界老人问题从来没像今天这么严重。

人太自恋了，总觉得自己的时代太悲惨或太辉煌。哪个时代都一样，因为人的感受力都是一样的。

人凭自己的可怜的感受力和大惊小怪来描述自己，只是我们这个时代更容易被描述，因为我们有媒体。

古代也有自己的传播方式，那种方式在当时可能更令人惊讶。你看，古代的各种仪式多伟大。从前打仗，擂战鼓，通姓名，从前的皇帝亲自带领百姓出郊祭天，浩浩荡荡。从前上朝，臣子舞拜。你知道什么叫做“舞

拜”吗？

王：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人类最理想的生活方式？具体到你，你的选择是什么？

陈：简单的生活。

王：看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生活质量，有哪些标准？

陈：看他高兴不高兴。

王：什么是主流生活？你在主流之内吗？

陈：傻瓜问题。也是这个文化才有的问题。

我在美国感到所谓主流，可是我不弄前卫艺术。我骄傲，做艺术顶要紧就是骄傲。一圈人在那里，你为什么非要蹭进去？为什么要人家说你好？

主流就是势力，找主流，就是“靠拢组织”。在美国有一个词叫“political correctly”，“政治上正确”，就是所谓主流。

在美国，抽烟就是政治上不正确。我可不愿意“正确”。我抗拒主流见解。我承认有主流，前卫艺术是对的。人类的智力咕嘟咕嘟冒，到这个阶段，做行为艺术最好，那么行为就是主流，不管这行为是自己脱光了还是要吃死孩子——我为他们辩护。

我画西藏组画时就是为了远离当时的“正确”。我现在的画，也是远离美国或中国的主流。我知道我的画、我自己，都毫无价值，但我讨厌一群人脸上那种集体势力的表情。这表情只有一句话：你是错的！我们是

对的！

剩一个人，他表情就变了。

但我跟很多主流圈的人认识，有的还是好朋友，我也不能完全赖掉，说：我跟主流没有关系。主流就是权力，我没有权力，原来还可批分数。但权力轻易否决我批的分数，他们只看外语和政治分数。

主流是被时代暂时选择的人，证明这时代是对的。时代很势利。顺时代者昌，逆时代者亡。

选择主流是下策。什么是中上策？我不知道。

王：有人过着风光无限的高尚生活，有人过着到处奔波的卑微生活，二者的分界线在哪里？

陈：我最同情的是开电梯和看门的人。他不动，一直站在那儿。做人千万别做到这个份上。可不你让他开电梯，也不人道，你让他干什么？

有时早上出去，看到农村的胖大嫂坐在板车上的一大堆菜上，我看她很快乐。她想菜会卖掉，心里快乐。

看到小民工偷闲打闹，我感动极了，个个天性淳良。

高尚生活？我不敢说。我不知道中国哪个群体过着“高尚的生活”？居然“风光无限”？

阶级消灭了，生活方式也消灭了。从前士

绅有士绅的生活方式，农民有农民的生活方式，戏子有戏子的生活方式，乱党有乱党的生活方式，强盗有强盗的生活方式，政客有政客的生活方式。非常具体，从穿着到谈吐到举止，交往中发生问题，怎么吵架，怎么劝解，怎么推脱，怎么对簿公堂，怎么办事，怎么不办事，都有一套规矩，有声有色。

我在上海从小就看到过资产阶级的孩子，买办的孩子，虽然财产没了，势力没了，但他们还是有自己的姿态，自己的习惯。

如今中国的饭馆挤满人，人们走出家门，以为在饭馆里就代表享有某种生活方式的样子。再有就是去唱卡拉OK。传统一点的，说穿了，是老了、穷了、边缘了的文化人、艺术热爱者，就去参加联欢会、集会、同学会、合唱团之类。

或者干脆在家里看看“综艺大观”。

我们国家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固定模式的生活方式，包括一整套话语。主持节目也好，致辞也好，都差不多是军旅生活和政治斗争积累下来的话语。学校开会，动不动“教师队伍”怎样，我说，这是军事用语啊，怎么在高等院校口口声声。

我们不会开party，已经有party了，不会开。已经有时尚了，不会穿。已经有交际场了，不会交际。为什么呢？生活方式失忆

了，混乱了，大家的背景来路都是一样的。可是连无产阶级的生活方式都失传了，或者说，与时俱进了。你看春节联欢会女歌手，一身夜总会打扮，每根头发都仔细绕过，敞胸露肩，一大块白肉，珠宝闪着，在那里七情上脸地唱。

我不喜欢party，在国外的时候就不喜欢。party是外来的，中国是堂会、结社，同族人聚在一起，说说话，喝喝茶，很斯文，比party有意思。齐白石在湖南结交一班乡绅，弄诗社，定期见面，看看画，交换诗作。我插队时，乡县还有个别土文人偷偷来往，吃点花生，谈谈诗书，斯文极了。

小时候看革命文艺家聚会，都很好，热乎乎的，有教养，有性情，“文革”后就你整我我整你，不像人样子了。

party是考验语言、风度、教养、性情的场所，你得会说话，会倾听，很紧凑，很放松，很在意，很不在意。现在一些豪华的party，有衣帽间，有侍者，有音乐，有美酒，全都对了，只是来party的人还是不太对，还是不太知道怎么办，要么太拘谨，要么太随便。就是扎堆聊天。谈话的艺术呢？倾听的艺术呢？教养和天性呢？就是简单的欲望，虚荣欲，沟通欲。

我不喜欢party，一到party我就后悔。但party也让我认识了有趣的人，至少那片刻有

点趣。party上的事情我永远记不住。很少有哪个party让我觉得过了一个有意思的晚上。但我衷心祝愿中国的party越多越好。已经很不错了，开party了！搁三十年前，全部扣留，然后单位来领人。

王：小资、白领、波波族、飘一代、新赤贫族，中国社会目前的城市人群的分类已经丰富到这种程度了吗？你对他们是怎么认识的？

陈：“新赤贫族”？没听说过。中国广大的弱势群体恐怕是有史以来最无助的。农村孩子那根本是猪狗不如啊。您所谓的“新赤贫族”是指他们吗？

至于小资、白领、波波族、飘一代之类，大概因为不“丰富”，才这么分分类吧？阶级没有了。阶级是真的分类，这是假的分类。顶多是阶层的差异，收入与消费的差异，居住小区的差异。

这些人群其实都一样的。我到饭店吃饭，总是看不明白食客是什么职业，什么阶层。你把他们的头发染的颜色去掉，回家洗完澡，都是一样的。

在清华，我和学生会的头儿，还有最调皮的学生都玩过，他们的知识结构、人格立场都差不多，只是性格不一样，运气不一样。他们的家教、他们的青春记忆都差不多。这让我比较沮丧。所以分分类也挺好，涂一层颜色。

有时我接受媒体采访，就想，不妨看看那些



陈丹青插队时期的素描：《江浦女孩》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“文革”刚结束，冬天，每天一大早骑车去看大字报，与介于流氓和社会青年之间的“星星画派”勾肩搭背喝酒听录音机骂人谈艺术。

11

有个刊物曾出了个题目叫《二十五岁的我》，请名人作答，陈丹青这样写道：1978年8月，我满二十五岁。年初，我仍在农村任县文化馆见习美工，蓬头垢面，穿着破旧的中山装。三月，“文革”后首届全国高等院校研究生招生开始，我报名投考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班；五月赴京赶考；六、七、八三月在县城等待，同时做县文化馆份内之事——在大街墙面上画华国锋主席大肖像、画计划生育宣传图；九月，中央美院录取书寄到；十月初报到，从此，八年知青的流浪生涯结束了，我在左胸别上校徽。

二十五岁，没有梦想。因为以上发生的每件事均曾是

我的梦想，但此前我做梦也没想到，这些梦想居然会实现。今日年轻人的私人梦想——买房、买车、年薪、度假、出国——我们这代人完全没有。如果有，便是国家与民族的梦想：“文革”浩劫何时结束？怎样结束？至于结束之后“我”会如何，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。只有一个梦想从未中止，那就是梦想我能画得更好，画出一幅连我自己都会惊讶的好画。那不是二十五岁才有的梦想。自从我十四岁开始学油画，直到今天，我每天都在这个梦想中，忽兮恍兮。

我不知道该用怎样的一个词或一句话来形容二十五岁。为了回答这道题，我特意问一位今年刚满二十五岁的学生，他当即口出警句：是天才、是庸才，二十五岁是分水岭。为什么呢，我问他。他说，很简单啊，到这年龄，绝大部分男生女生毕业了，开始想：我要赚多少钱，我要找什么工作，我该快点结婚了。我借用这位学生的话，并非暗示本人乃是天才，但我确定自己不是庸才，我介于天才与庸才之间：那是怎样一种“才”，我不知道，字典上暂时也没有这个词。

对于现在二十五岁的人我有温柔的嫉妒——二十五岁那年，想来仿佛昨日，但我知道，此时我已五十二岁了。可是我不羡慕今日二十五岁的男女青年——不论是二十五岁的民工还是二十五岁的研究生、博士生，或年薪数万的白领们——我不想当民工，我也不想当白领，总之，不想过他们的生活。我的二十五岁很幸运，真的很幸运。我不知道应该谢谢我的二十五岁，还是谢谢1978年。

小孩子，他们大多很单纯，他们还来不及变坏。

社会幸亏有年轻人。（你的意思是中年人已经很可怕、要不得了？）还得看你指的是谁。但不可能认识所有“中年人”，顶多五十个吧。

譬如我自己，自以为比年轻时成熟了，可是瞧着年轻时的照片，想起那会儿的事儿，多傻啊！我喜欢那个傻。

我上学时，有个中年人走过来，就希望他快点儿走。现在学生扎堆，我走过，他们叫我一块儿聊聊，喝两盅，差不多我就走了。我得识相，懂事：他们若是巴望我走，不敢说的。

我闺女很小就用英文冲着我快乐地叫：你这丑陋的、愚蠢的、无用的家伙！

王：你认为中国存在中产阶级吗？他们是怎样一个群体？

陈：有了，绝对有了。真了不起。一小撮中产群体，总算有了。阶级还很难说，阶级体现为一种稳定的、有所为的社会力量，中国只有一个阶级，就是庞大的官僚阶级。

中国中产群体，经济力量有了，言论力量没有。从社会学、政治学来说，中产阶级还没有成型，还嫩。嫩就好，还会长大。

按理说经济必然影响政治，但中国国情一时还不是如此。中产群体在中国是个巨大的良性肿瘤。

在中国至今很忌讳谈政治，在西方，每个人都很政治。所谓政治，在中国意味着参政、当官，在西方，其实就是有权利表达自己，在社会结构中明白自己的位置与边界，别人不可以干涉我。

我不知道目前中产阶级做到什么程度了——在我用的电脑“全拼”字库里，“文革”词汇比比皆是，但没有“中产阶级”四个字